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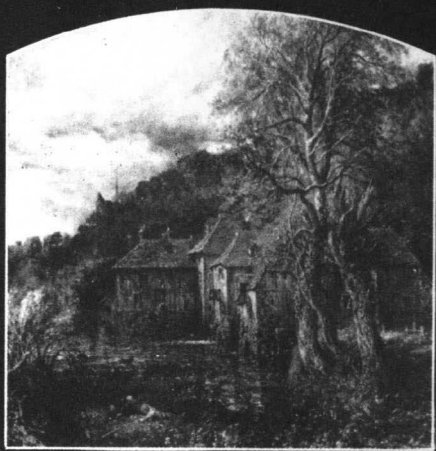
意大利卷

世界散文经典

柳鸣九 主编 吕同六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

意大利卷

柳鸣九 主编

吕同六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散文经典：意大利卷/柳鸣九主编，吕同六选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8

ISBN 7-5313-1746-X

I. 世… II. 柳…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②散文-作品集-意大利 IV. J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923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110001)

凌源市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463 千字 印张：16 $\frac{3}{4}$

印数：5,000 册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 丹

责任校对：马寄萍

封面设计：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1746-X/I·1529 定价：24.50 元 (全套定价 196.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丛书由我国著名外国文学权威柳鸣九先生主编，八大外国文学专家负责分卷选编。

本丛书共分八卷，每卷近五十万字，囊括了美、英、法、意、日、俄苏、德语国家、西班牙及拉美等国家由古及今散文创作的经典佳作。本丛书有意识地拓宽散文领域，包括了抒情散文、记事散文、哲理散文、演说辞、书信……等多种散文样式，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所选篇目在内容、译文上均力避与以往各类选本重复，首译篇目众多，特色独具。

一流的编者、一流的作品、一流的译介，保证了本丛书一流的质量，堪称读者阅读、收藏之最佳选本。

《世界散文经典》编委会

主 编：柳鸣九

副 主 编：李勤学 张东平 胡荣威

丛书策划：王 强 邵 丹

常务编委：邵 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强 王逢振 吕同六 朱 虹

朱景冬 李辉凡 李勤学 张 玲

张东平 邵 丹 柳鸣九 胡荣威

高 莽 高慧勤 章国锋 黄锦莉

美术设计：李勤学 冯少玲

总 序

柳鸣九

散文的国土有多大？它的疆界在哪里？它的边缘如何划定？

凡谈论散文者，凡选编散文集者，谁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地域学问题。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散文如何下定义，如何作界说，文艺学讲义、博士学位论文对散文如何进行辨析，这与一般广大读者对于散文的看法与概念相比，只不过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事、云端里的事，一般的读者往往是不大理睬的。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里，经常流通、为人常见的那些文化成分，对于人们文化观念、文化模式的形成，总是要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至少要起约定俗成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难理解，一般的读者对散文的理念，他们心目中的散文模式，往往不是来自教科书与学位论文，而正是来自他们常见到的、常读到的那些散文作品。

在中国能识字读书的人群中，出身于书香之族、家学渊远流长、自幼饱读经史的“上帝的选民”，乃系极少数，多数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大众型”的。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以及我周围人们的经

历，在一般人所受到的那种“大众型”的启蒙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中，《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是两位重要的老师，而《古文观止》对于这大众型的智识层形成民族传统散文的概念，正起了某种准绳式的规范作用，特别是其中像《陈情表》、《归去来辞》、《滕王阁序》、《陋室铭》、《进学解》、《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这样一些为青年学子广为背诵的名篇，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散文典范。

五四以后，散文大为发展，于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又多了一些传诵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寄小读者》、《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中国散文中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实际上代表了整整一个族类，其特点是抒写的内容不超出自我的半径之内，或为自我的见闻与感受，或为自我的辨析与哲理，不外林园山水、花鸟鱼虫的景观，修身养性的道理，经历行止、身边琐事的感言，形式上则单独成篇，文章结构内敛凝聚，布局谋篇甚为讲究，遣词造句力求精炼，统篇追求自我的性灵、雅美的意趣、闲适从容的情致，只要一讲起散文，人们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族类，就把这个族类当作散文的本体，散文的“王室”。

这就是一般人的散文观的由来，是一般人心目里的散文范畴、散文领地。这种散文范畴观可以说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为，人们是出于愉悦的需要而向这种散文倾斜的，要知道愉悦的需要毕竟是“芸芸众生”在文学阅读中最原始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需要，而一旦这种散文范畴观形成显观，又有致力于审美观营造的学者与才人用理论形态来加固与定型这种自发自然的倾向，如，最近就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散文选本的序言，明确地认为，历史上的散文名篇所写的无不都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因为“身边琐事”构成了“一个对散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散文范畴观来选编一个散文集，定可得到闲适性美文之一大汇编，何尝不是一件美事？近几年来国内的散文出版热，大抵就是因编这类散文、写这类散文蔚然成风而才不断升温的。

春风文艺出版社再三约请我主持这套世界散文的编选，我力辞未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把他们力陈的这样一理由听入了耳：春风已经有世界短篇小说经典、中篇小说经典等几套书，想再搞一套散文选以成笼配套；另外，还有一点促使我不禁心动：在散文选本如林的情况下，是否就已经绝无用武之地了，是否就不可能另辟一蹊径？现在，什么人都讲究个“迎接挑战”，讲究个“我得尝试一次”，轰然而过的大浪潮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大时代生活中过于平淡无奇的我辈何不也“尝试一次”？即使遭到了挑战失利的惨烈，至少也可以仿时尚青年人那样悲壮地说一句：“我尝试过了。”

另辟蹊径，其实也谈不上，不过，自己的考虑与立意还是有的。最主要的一个立意，就是拓宽散文的国土，扩大散文的疆界。当然，“拓宽国土”、“扩大疆界”是说得过于雄伟了一些，其实，精确的说法，应该是重新确认散文固有的领土。

在散文的国土问题上，让我们把亚理斯多德、文艺学讲义、辞源与博士学位论文放在一边，还是从简单的文学事实出发吧。

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书面文字的产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史往往都把文学的起源上溯到书面文字的出现。文字产生之后，就不外用于人类各种实际活动中的记事、论说与歌咏的需要，自然而然逐渐就要讲究文字上的修辞与技巧。如果说文字的产生再加上修辞学，离诗歌、小说、戏剧还很远的话，离文学散文就只有一步之差了，不要以为直接用于人类的祭祀鬼神、宗教迷信、公文告示、记事备忘、奏启呈文等等各种实际活动的书面文字，是绝对与文学散文无缘的，如虫蛆怎么也变不成蝴蝶，恰巧相反，直接为这些实际活动服务的书面文字，只要是说得头头是道，明晓透辟，情词并茂，很容易就可以上升到文学散文的领域，辞职书写得恳切感人，就有了李密的《陈情表》，与朋友闹纠纷讲理头头是道，就有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祭鬼神，慰亡灵之作写得悲怆苍凉，就有了《吊古战场文》，诸葛亮的《出师表》其实就是打上去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是一张写得很讲

究的公文告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不过是写得义正严词的党争中短兵相接的争辩，而这些文章，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散文中公认精品。

众所周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早于文学活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也远远大于文学活动的需要，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实际文字语言，正是文学散文可能滋生也比较容易滋生的温床，如果笔者不是在歪着嘴巴说理的话，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散文艺术是文学中最古老的艺术，它的资格比小说艺术与戏剧艺术都要早，而散文又是文学中疆界最大的王国，它的幅员比小说与戏剧要大得多。

其实，在文学的版图上，除了诗的王国外，剩下的就是散文的莽原了。戏剧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也基本上是在散文的莽原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是后来的事，没有散文作基础，小说与戏剧两个王国的独立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小说与戏剧有了高度发展之后，我们仍经常在它们的殿堂里俯首即可看见由散文所构成的殿堂地面，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滑铁卢一章，实际上是法国人大制作的惨烈悲凉的“吊古战场文”；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主人公那段在剧本里举足轻重的著名独白，本身就是可独立成篇的绝妙的散文自述；契诃夫的独幕剧《论烟草有害》，其实就是一篇幽默讽刺散文；夏多布里盎的小说《阿达拉》的“序幕”，早已被公认为是一篇写景的上好佳品。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与可能来看，产生文学散文的层面与途径远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同样，从写作者的条件与可能来看，产生文学散文的层面与途径也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因为不论是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专门艺术技巧，散文的写作却相对要简单一些。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的目的，人际关系与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文化与哲学思辩的热情，不论是由于现实景观与见闻的引发，还是个人心绪与性灵的萌动，只要具有优良的语言修养以及谋篇布局的技艺，

有意识地追求一定的艺术意境，或大则成书，或小则成篇，即使从简营造，短小精悍，都可成为文学散文佳品。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散文的创作量往往实际上要大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量，由于性质与内容的不同，它又有着哲理散文、历史散文、记事散文、描述散文、抒情散文、政论散文、文论散文以及交往应酬散文等等各种门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散文帝国。如果只承认闲适性的散文才是散文，岂不就把其他种类、数量庞大的散文拒之于法门之外，让它们成为了野鬼孤魂？如果只把散文的领域局限于闲适性的散文，那岂不是把散文王国的大片领土生割出来、弃之不顾？如果不把它们称之为散文，那么又能称之为什么呢？照笔者的理解，那些为人广为传闻的闲适美文精品，要说是构成了散文的紫禁城，然而，在紫禁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京城、京畿，还有辽阔的外省边陲，如果只局限于紫禁城中，那岂不成了退位的溥仪？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就把这种闲适性的散文称之为“散文小品”，甚至称为“小摆设”，显然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泱泱大国”来看待。

本着以上的理解来规划这套散文选集，我们有意地拓宽了选题的范围，将一些历史论著，哲理著作，政论演说，文艺评论，回忆录，以及日记书信中有文采、有一定的形象性、堪称文学散文的佳篇选入，也许，在这里，散文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有点模糊，但总比割舍了一大片领土要强。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立意。

第二个立意说起来比较简单，那就是力求在篇目内容、译文采用上与过去已经出版的多种散文选本避免有任何雷同与重复。经各卷选编者的努力，在我国第一次译介的篇目占各卷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以上不等；有一部分文学史上公认的散文名篇，国内有关散文选本已有译介者，则尽可能另组新译，少数即使需要从同一个有关译本中选取者，则务在选取角度与所选段落上与已有的散文选本避免雷同。

文化积累是一项社会性的、需要大家添砖加瓦的工程，对世界

散文的研究、梳理、选编、译介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愿各种选本相得益彰，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套选集作为“后来者”，要与以往的选本避免重复，是很吃力不讨好的，如果读者认为我们这套选集也添加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最后，谨向此套选集各卷选编者的精诚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

吕同六

意大利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传统。它在抒情诗、长篇叙事诗、短篇小说、喜剧和文艺理论等诸多领域，对欧洲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于这一点，随着我国意大利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拓展和深入，人们已愈来愈获得清晰的认识。

但令人颇为遗憾的是，意大利文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散文，长期以来却遗留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或者说，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多少有点被冷落。

意大利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古时代。但毫无疑问，它又直接承袭古罗马散文传统。

在悠悠漫长的岁月里，古罗马散文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态势，具有名家荟萃、题材宽泛、形式多姿、风格迥异的鲜明特色。

在古罗马，历史与文学的分野不甚明显。因此，塔西陀的《历史》、《编年史》和李维乌斯的《罗马史》，都是作者有意识地把历史当作艺术作品来写的产物。他们采用了各种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手段，使这些提供了宝贵史料的历史著作，成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散文作品而载入史册。

另一个例子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普鲁塔克在书中以通俗、平易的语言，夹叙夹议，用心描写人物的鲜明形象。这部名人传问世以后，欧洲人争相传诵，法国作家蒙田、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培根都受到它的影响，莎士比亚几部以古罗马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剧作，从中汲取了素材。如果说普鲁塔克的这部传记作品开了欧洲传记文学的先河，那是并不过分的评价。

古罗马作家塞内加、琉善的哲理、讽刺散文，笔锋尖锐，风格轻快，注重修辞，也成为古罗马散文作品中的经典。

西塞罗的演说辞，既严谨，又雄辩，音调和谐，气势磅礴，具有隽永的文学魅力。而凯撒的《高卢战纪》、《内战纪》，贺拉斯的《诗艺》，也无一不是古罗马散文大花园里争奇斗艳的繁花，吐出一蓬蓬的芳香。

古罗马散文如此繁富广博，多姿多彩，自然被当作异常珍贵的艺术遗产，被古罗马人的后裔们用心继承下来，获得弘扬和光大。

在意大利作家的散文作品里，我们不难发见古罗马散文传统存留下来的印记，不难发见它们之间承袭和发展的关系。这种承袭和发展，即便是在神学主宰文化，蒙昧主义和来世主义盛行的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也丝毫不曾中断。

在12世纪，意大利城市公社在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堪纳地区以蓬勃之势兴起。伴随文化教育的世俗化、语言的俗语化和城市文学的出现，在抒情诗歌繁荣的同时，各种体裁的散文作品也适应市民阶级的需要，得到新的发展。

在意大利中世纪的散文作品中，纪事散文当属最具活力、最兴旺的一类。这是很自然的。要知道，在中世纪，甚至直到薄卡丘的时代，“历史”一词，同时又包含着“故事”的意思。这种情况显然当同古罗马时代历史与文学的分野不明显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数量蔚为可观的纪事散文中，迪诺·康帕尼（1260—1324）的《当代编年史》、乔万尼·维拉尼（1274—1348）的《编年史》，可说是最具价值的杰作。前者实际上是一部文笔优美的回忆录，再

现了13、14世纪之交佛罗伦萨斗争最尖锐的年代的社会风貌，和各个政治派别、政界人物的活动与品性。后者叙写从世界大洪水直至当代佛罗伦萨各个领域的现实生活，对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更给予特别的关注。这两部作品史料丰富，文字流畅，开创了纪事散文的新风，具有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对推动意大利散文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康帕尼和维拉尼承上启下，既继承古罗马塔西陀、李维乌斯的传统，又对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圭恰尔迪尼的史学著作发生了影响。

科学散文，是意大利散文中一种广泛流行的门类。

拉丁尼（1220？—1293）的《宝库》，是中世纪这一门类作品的代表。拉丁尼以满足市民阶级提高文化、道德水平的需要为旨趣，广泛介绍自然科学的知识，研讨哲学、修辞学和政治学，集古代和中世纪的百科知识之大成，文笔简约，富于情趣。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文主义者思想上都受到这部作品的熏陶。但丁在《神曲》中对拉丁尼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尊称他为“老师”、“父亲”。

作为从中世纪向近代世界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的伟大战士，但丁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能的巨人，他既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又是一位散文高手。

但丁一生撰写了三部科学散文著作。《飧宴》（1304—1307）是但丁仿效拉丁尼的《宝库》所著。但丁借注释自己的诗歌，向读者介绍古今科学文化知识，提供精神食粮，故名《飧宴》。但青出于蓝胜于蓝。但丁打破了中世纪学术著作必须使用拉丁文的清规戒律，使《飧宴》成为第一部用俗语写成的科学散文著作。在思想内容上，《飧宴》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宣扬了新的科学观、伦理观和文化观。

但丁的另一部科学散文作品《帝制论》，是一部政治思想著作。但丁深入研究了古罗马西塞罗、李维乌斯、古希腊亚理斯多德的著作和维吉尔的诗篇，从中选取论证他的政治思想所需要的素材。他挣脱中世纪的精神枷锁，立足于变革现实，以人为本，提倡人权，

以此为经纬，设计出他的学说。

《帝制论》的篇幅精当，内容凝炼，文字朴实，但丁又旁搜博采，引经据典，严密推理，堪称科学散文的典范。它和《飧宴》、《论俗语》，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艺创作，发生了启迪和推动作用，为意大利科学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文艺复兴后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可以说都是同拉丁尼、但丁这一科学散文传统一脉相承的。

科学文艺作品，是意大利科学散文中的另一重要分支。达·芬奇、维柯和克罗齐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

古罗马杰出诗人贺拉斯曾写出《诗艺》，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的经验。多才多艺的达·芬奇，也奉献出了他的艺术理论和创作经验相结合的两部著作：《绘画论》和《笔记》。它们从艺术家对自然、对人的深刻观察和体验出发，探究艺术的本质，把神和神本主义从艺术中排除了出去，奠定了人本主义的艺术观，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在艺术领域的成就。

达·芬奇的同时代人，阿尔贝蒂、塔索、布鲁诺、卡斯特尔维特罗等众多的艺术家、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也各各以自己的卓越成果，共同营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文艺作品空前繁荣的局面。

而维柯则作为启蒙主义时代的思想家，耕耘于科学文艺著作领域。他的《新科学》，对人类社会、文化以及诗学理论，作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探究，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如果说，达·芬奇的文笔一如他的画笔，功力深厚，形象的描写与合乎情理的演绎，使《绘画论》极见艺术家的个性，那么，维柯也是一位诗人，他的《新科学》既有科学的实证，又充满诗人的激情和幻想，充溢着诗人的气质。《新科学》可以说是一部情理妙合的巨著。

克罗齐在科学文艺著作领域获得的成就，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科学散文领域，一些作家的文字常常不免流于混乱、隐

晦、冗长和诘屈聱牙，而被誉为世俗教皇的克罗齐，则通过一系列短小精粹的文章，毫无学究气地、极其精细同时又极其深邃地表达和传播他的学术思想。毫不奇怪，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克雷繆称赞克罗齐是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意大利最杰出的散文家。

在意大利散文这株葳蕤多姿的大树上，传记也是颇为重要的一个分支。

在薄卡丘的《但丁传》、托比诺的《但丁传》、斯帕多利尼的《缔造意大利的精英》中，意大利传记文学的特色可以窥见一斑。也许由于古罗马时代历史与文学的分野不甚分明这一传统过于深厚的缘故，这些传记作品也都是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兼而有之。它们的共同点是，作者立足于丰富而可靠的史料，运用形象的思维，借助细节和轶事，刻画出有血有肉的人物，使这些传记既犹如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又如各具鲜活面影的人物肖像；这样，传记的主人公也就都是从时代的脏腹中脱生出来的人物形象。另外，这些作品大抵上都是名人写名人，因而又平添一重阅读的魅力。

游记，是意大利散文中很有特色的一个品种。在古代社会相对封闭，交通不便，经济文化交流不多的历史条件下，游记自然缺少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正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正是中西方交流的拓展，成为《马可·波罗游记》这部奇书问世的催生婆。而它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和了解。哥伦布因为阅读这部作品而深受鼓舞，决心周游东方世界，在航行中不期到了美洲，从而导致新大陆和新海路的发现。

《马可·波罗游记》最主要的特色，即历史真实性同令人神往的美妙，叙事般的宏伟同传奇般的魅力，巧妙地融为一体，也贯穿于另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利玛窦的《中国札记》。

如今，游记文学依然呈现出活跃的态势。19 世纪的德·亚米契斯，当代作家莫拉维亚、卡索拉、马莱尔巴、帕里塞，等等，都写出了颇富情致的游记。菲奥内的《中国相思录》，或许因为同中国相关联而更能引发读者的兴味。

贯穿《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札记》和《中国相思录》的共同特点是，作者对中国都有着深切的了解，对中国怀有诚挚的情谊，因而写来既真切可信，又激情深涵。而从《中国相思录》可以看出，当代游记又自有其新特征，作家常常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所见所闻进行冷静的观察和辨析，予以哲理的思考。不妨说，当今的游记作品，已从《马可·波罗游记》的偏重记叙性，升华到记叙性同思辩性的结合。

回忆录，是散文中的又一类纪实作品。

古罗马军事统帅凯撒的《高卢战纪》和《内战纪》，当是这一类作品的滥觞，它们成为拉丁散文的另一种典范。

在意大利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回忆录诚然不曾呈现出令人瞩目的整体繁荣景象，但也从来不乏佳作名著。16世纪金饰工艺家、雕刻家、作家切利尼(1500—1571)的《自传》(1728)，曾轰动一世，流传全欧，并被歌德译成德文。启蒙主义喜剧大师哥尔多尼的《回忆录》，浪漫主义诗人佩利科(1789—1854)的回忆录《我的狱中生活》(1832)，当代作家卡尔洛·莱维的《基督不到的地方》，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人》，都无不成为各自时代文学的经典式作品。

这类作品是个人生活的真实记载，然而，它们的价值又不止于此。回忆录，或自传体式作品，像一面清澈的镜子，映照出主人公的人生历程，又像拉开隐蔽的内心帷幕，把人物错综复杂的心态一览无遗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人们从中触摸到时代脉搏的跃动，看到人世间的沧桑变迁。在艺术上，这些作品大抵上又都采用白描的手法，文辞平实、生动，直抒胸臆，不刻意求工，因而能够叩动读者的心弦，激发读者的感应和共鸣。这或许就是回忆录式作品长盛不衰的缘故吧。

谈论意大利散文，不能不提及一个异常独特的品种：演说辞。

自然，人们在这儿立刻会想到古罗马那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西塞罗的精彩绝伦的演说辞。在古罗马，修辞学和雄辩是作为一门学